

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六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華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六

公移 三十八道

選棟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

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謬當
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勅諭一應軍馬
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
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
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
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
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
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卽
倩狼達往反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

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
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
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
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
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
縱烏合勢急廼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
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
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
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

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
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
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
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
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膂力出衆之士每縣
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
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
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
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

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贖罰等銀支給各
本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
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
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
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
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
劄別選素有膽略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
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
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聞

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綽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旣無不同期拯弱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卽便舉行或有

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
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
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
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
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
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
溫良遜讓早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

很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鼎訟之人
爭利而未必得和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
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子孫何苦而爲
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懼
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
子弟毋忽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自得兩省
捕事宜設施布置頃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

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旣久變故旋生則謀筭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孰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旣久兼有海滄浦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併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旣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竄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

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士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

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
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
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
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
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
司卽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
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
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
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叅拏决不輕貸其軍馬

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議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填補各縣選退機兵通判贛城操演以備徵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議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

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
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
一陣陣有偏將二十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
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別選材力優
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
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
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
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
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
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
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
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
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
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
凡遇徵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
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
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

遣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
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
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
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
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
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
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

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
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
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
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
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
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
勦襲之兵旣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
賊將膽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
力比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徃於因循

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

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
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旣名夾攻事同一
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
之功況今賊首旣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
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
其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
如湖廣各官所呈卽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
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
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

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剽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旣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

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

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
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
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
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
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
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
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
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
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

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
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
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
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
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
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
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
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
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

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
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
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
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
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
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
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
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
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

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
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
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
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
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
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
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
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
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

亦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爾廣之狹達西

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
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
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
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
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
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
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
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

主序宋南 卷六
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
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
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
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
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
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
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

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剿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旣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卽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惟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歛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

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諭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苦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使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令無或功其要時時整束各切提備不得

致有疎庸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是亦有司者之耻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

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副掌印官親送
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
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
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
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貧
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告示在城官民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怒法所必誅在城宗

人即王義官等亦被通旨如鍾寧王無罪則

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殺宗滅族或蕩家傾產
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
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
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
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
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
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
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
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

卽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牌仰沿途各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潯水自盜本院親行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

事爲訪勦寧賊救民水火之川法維身非自出
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
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寧賊已擒地方已
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
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
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
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
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
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

近等衙門照牌事理卽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
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
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
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
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原
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
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
此計日延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

各衙門官員人等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通判曹國英

照得常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聞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興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

外隨問

大駕南征禮當解赴

軍門又因宸濠

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

朝廷討

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

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

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

廣信地方又奉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

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

欽差

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

欽差總督軍

務充總兵官安撫伯朱千木各遵軍法以奉職
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嚴懲各審本職看得既
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
省城坐待 駕臨恐涉遲誤且誤奏過程期又復
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
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 欽差提督
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 命前來江西體
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當准
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

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
休未蒙 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一事卽從彼地
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
值寧王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
之而去又闕省撫巡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
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
候 命帥旣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
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
亦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

此心不以法例繩糾使得少伸烏息之私等情具
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
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
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
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
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
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
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
太監張頌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

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
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和
應官員兵快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轉解施行
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
行呈來

告諭軍民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
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之實切痛心今京邊
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爲朝廷之事

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沛道路經年不
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
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
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
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
離鄉土拋棄室家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
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 朝廷必有優
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
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

柰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
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
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雖南
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
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
議謂允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
難決要行所屬先納兌進人及京庫折銀次及南

米次及王府祿米月俸俸
亦深睹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
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
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
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
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如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
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
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
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

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備
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
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無
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
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憫恤之所
以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奉行爲
及之令甫下而催科之政

之苦已加於民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上
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
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
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甚地方之災縱
使德輿果可立辦恐心害理亦不能爲況旬月之
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
徒爾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
爲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
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
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
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
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
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
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
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奉旨該部知道欽此

切憂恤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心但身司國計不
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月
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尚堪剝削
一時忍痛併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
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
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
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
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
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

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
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
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
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
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
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
別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

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其依
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
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
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未歸
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
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
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

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
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
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
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
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
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
而

南贛鄉約

谷弱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少在尼

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有司乎
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
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
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
未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
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
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
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
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

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
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
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
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父老
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
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
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
吾言毋忽

有古水縣民人陳文輝等以古水縣近傳揚士
妻會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
大稱歎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應旌獎以勵澆薄
為此仰府官吏卽行古水應陵二縣掌印官文給
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
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
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
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
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
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
仰鎮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詢
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
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
崇勸其各董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
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議處官皮應奉

近來各州縣所急場等項大小
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員犯接踵究詰其由皆云
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已涼薄而近例
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
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
自守者往往狼狽繼繼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
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
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
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

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得裕其資
養免其內顧然後可學以盡心職業責以廉耻節
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
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
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
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
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
叅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
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

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
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
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尚恐
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
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
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
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

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
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
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
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
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
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
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
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
乃并台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

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如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
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
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
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
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
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
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鬭
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
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

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
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
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
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
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
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
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
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
徒紙上空言糖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

矣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水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

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
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
未有光矣仍行該縣備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未
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以肅風俗巡忙迫迭
於頒給合就查發為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
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
訓誨諸生該道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
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今日就廢弛

江西卽開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
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邇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
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 朝廷復有
兼撫是方之 命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
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 詢三司府縣各官及
邊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
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
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

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廢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誘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出卽不平之語亦實爲之

或得或不得其平者類化論者
宜爾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
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免租債遂從
而貸其通債於彼則粉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
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
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
之必死之地其矢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
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
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

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硬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月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倅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聞知識明達者盡

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糾糴不當差與官府相
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
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殺拒捕不伏其辜而可
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一
弟一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
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籍宗室之勢謀爲不軌
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
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
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

滅之如虜正雖爾輩縱頑梗尅悍自視以爲孰與
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
壘粉爾輩如机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
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
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
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
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
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
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

則不然不免爾租稅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
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
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值有罪者
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
之吾心旣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
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
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

能絜矩者必推已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
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
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
渝雖屈匪辱此繳

批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充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充德任師儒心
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
主白鹿當朱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
之也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與掛冠之請似違奉

初之心仰布政司備行由康府等印官以禮衛
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
儒之意繳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叅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
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
興諺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
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
化之餘尤須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

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卽行起蓋務爲紓
之計毋節目前之覘完日開數繳報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
感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剿
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
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
亦未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
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已若舍舵

永駕徂之休雖極工巧習
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
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
仰違 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
行繳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媮風教不
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
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

院既去職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
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
縣丞陳近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
委除行本官外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
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
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
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
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
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

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水之類仍該縣學
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勉諸生就行兼署該
縣印信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媮風教不
振近該本院久住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
導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
進兵前往賓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
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

主簿李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已成物之心卽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卽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和算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經理書院事宜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修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爲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

學行端方堪爲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
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
之設爲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
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
違錯此繳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
孚于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
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特因感舊

宸濠潛謀不軌虛聲日張本朝上疏通屬節烈也
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
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
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
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
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
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
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
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實遣

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
本職起兵攻勦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
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
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
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其
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
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
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
說行道之人皆能印者且當事之人不加詳察也

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爲事聞之義憤
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兇惡潛消奸
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
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
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
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
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旣釋
或以爲候 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
戾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

玉石不分竟爲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
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
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
持分辨施行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
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
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
事以驅勢迫是謂以火齊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

禮度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揚福建莆田
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
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
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
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
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
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
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
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

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
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
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
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
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
爲無補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心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
自持賢勞茂著卹卹之山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

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情
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
殯殮之例況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
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
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
官吏卽於庫貯無碍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
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
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
昌縣官吏卽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

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
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厯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
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
前來勘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
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
間諸夷卽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
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

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
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
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
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
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
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卽用
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
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
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卽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

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
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
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旣已大定凡有微勞
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
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卽於軍餉
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
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勅諭
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
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卹免其雜泛差

徭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濫竽之迹以
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其後本生志求
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
等衙門知會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
寨稔惡徭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
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
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

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力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寧州本院行

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綏柔流賊

據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瓛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

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
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
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
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
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
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
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
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城而反爲吾招一
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欲漲揚兵

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昭其害矣前歲海
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出之其可行乎
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
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搖舉兵征勦刑既
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
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
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
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
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

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
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
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
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
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
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
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
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
王也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

心術而惟事補輟掇拾支吾粉飾於耳外以苟幸
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今就通行計處
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
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
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
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
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
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
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

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

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路决不追既往之惡過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喻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是給米馬

之紀紀生業亦應爲之選宜會長官統率勇令
渙散一面清查侵佔田土開立甲里以息日後之
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
植嘉禾而去莠莠深耕易耨芸菑漑溉專心一事
勤誠無情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
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
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
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
抵塞其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

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
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
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
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
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
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
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詳
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
近防守一節區處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

爲一班每兩箇月日直更一次若屬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漳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

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
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
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
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
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
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
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
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加而行之發去

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因牛勝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煽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

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山陰王應遶叅校